

李国香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史學文爾重維



I 209
L 167
维吾爾文學史



李国香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63049

(甘)新登字第08号

维吾尔文学史

李国香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0.3125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8千字 印数：1—3500册

ISBN7-311-00465-9/K·55 定价：5.25元

序　　言

修订完1982年6月以铅字形式印刷的拙著《维吾尔文学史》（初稿），觉得仍有几句不能已于言的余话要说。因为我先后以它为蓝本，给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的同学，连续讲授过五、六遍。在教学中，发现了它的不足，甚至有错误之处。几年来，随发现，随修改。至于集中精力，从事系统的修订或改写，这是一年多以来的事。

整个维吾尔文学的百花园里，姹紫嫣红，蜂喧蝶闹，中外研究资料，虽非汗牛充栋，亦属多硕得可观，本应开出一份详备的参考书目，表示对它们的原作者的谢忱，和不敢掠美之至意，因恐这样一来，会不适当当地加大书的厚度，为出版带来不必要的困难与负担，只好割爱，暂时付之阙如，实非得已，此其一。

维吾尔文学史，除了极少数如《乌古斯汗传记》，和十九世纪毛拉·赛底克·叶儿羌地的《五卷书》以外，可以说，全是诗歌。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仅见。

中世纪以后，维吾尔诗人灿若星辰，朗朗满天，名著佳篇，盈千累万，令人目不暇接。仅新疆人民出版社在《源泉》的名义下，以丛书形式，截至目前，已出版了21大本，粗略估计，也不会少于几百万字。这一伟大艰巨的工程，为编写一部完整的维族文学史，提供了无比方便的优越条件。我衷心铭佩他们辛苦的点、校、注释工作，可以说，倘没有他们的丰硕成果，也许此刻，我还在1982年6月的原地上踏步；或者在漆黑的野地里踉跄着，修订工作，势必还要拖后若干年。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

F006 / 13

炊”，吾有深感焉。“修订”也者，按习惯上的理解，当然包括“修改”和“订正”两层意义。从文字数量上说，有增更应有减；从行文要求言，应有进一步的提高，推敲。冗杂者，悉数剔除；思想认识，自当是纯个人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凭空给古人乱贴标签，扣什么帽子，就认为是高论，如“四人帮”之所为。错了的东西，必须纠正过来，自是无庸说的了。但这岂是易事？因为旧错虽去，很可能又有新的错误出现。自己方面，虽云尽力而为了，结果怎样，不敢自是，一切唯有听凭读者发言了，此其二。

面对几百万字，浩如烟海的原著，光走马观花地粗粗涉猎一遍，已足够令人目迷神眩，加上那些艰涩的古文，加上千百年来在历史长河中融会吸收的各种外来因素，词汇，难度就更大，而自己的辞书工具，实在不敷应用。有的时候，说句真心话，只能象蚂蚁啃骨头，外加几分想象，和冥思苦索，求之上下文，甚或瞎猜，与望文生义。错误恐是不可免的事。只有借助读者的博识与巨大耐性，硬着头皮运斤挥斧，纠正错误了，此其三。

既是一部文学史，我想总得能反映出“历史”长河奔腾涌流的伟岸风貌，和滚滚向前的历程，以及在某些地区或时期，回旋激荡的走向。透过对作家和其作品的介绍，摸清他们的师承和发展，与灵犀相通的轨迹。首先说清这种演进的过程和实质，文体的衍变和整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但要做到这些，没有长期的含英咀华，或漫润其中的涵养，往往会失之武断或无知的偏颇，我很担心。

自840年唐开成五年维吾尔西迁以后，其间经历了高昌王国、喀喇汗国，迄于1213年，中亚和新疆方面，进入察合台、帖木儿时代，维吾尔文学史上，出现了以纳瓦衣为旗手的第二次高潮。以后如叶儿羌汗国、清王朝和准噶尔的统治和压迫，白山黑山这两派冤家对头的轮番作乱，广大的维吾尔劳动人民，吃尽了水深

火热的苦头，和战无虚岁的灾难。但世界上的事，偏就是如此的离奇，凤凰之出，总在烈火之后。灾难为维吾尔民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到来，反倒奠定了基，起了催生作用。从来压力愈大，反抗愈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一大批杰出的，敢于为民请命，大声呼喊的作家诗人，冲出政治宗教的罗网与桎梏，抒写他们慷慨的心情，控诉疯狂的剥削者，压迫者，纳札尔和他的《冉碧雅——赛丁》，成了维吾尔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第三次高潮时期的一支响箭，划过天空。

写文学史，不该止于纯是变相的点将谱，作家也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是活生生的人，得把他们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去认识，才能看清他们的面貌和身影，套一句时髦话来说，增加他们的透明度。他们的思想观点和作品的价值，得以对人民怀有的感情深厚与否，为衡量的一把尺子。究竟是同呼吸，共命运，抑或相反，这当是主要的依据。对于作家其人，不允许搞大刀阔斧的三段论，或“四人帮”式的框架。我们应该透过全景与特写之结合，把作家作品的轮廓，忠实地和盘托出来，加以介绍，也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这样才能达到全面，中肯，无负于一部文学史，但愿我没有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以上说的是修订1982年6月铅印本初稿的简单经过。另外，我还想啰嗦几句自己的认识：

一、写文学史首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期断代。按理，这不该有什么问题，也许有人会这么说，维吾尔有史，时间不是很长，犯不着过多考虑，放手写出来就是了。但是问题也并非这么简单。我们知道，维吾尔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文献资料多，只是未经系统整理罢了。所以才引起了某些人的错觉。人没有踩过的地方，怎会有路呢？那么，也让我第一次跌跌撞撞地走一遭吧。也许是我的愚勇，鼓励我坚持走下去的，做一

个鲁莽的“始作俑者”，倒是自己的宿愿。

有人认为，维吾尔既是大家庭的一员，文学史就应和大家共有一个总的框架，让读者便于比附和参照，多一条相通的渠道，加深了解，可以更快些。比如现成的先秦两汉之类朝代的名称。这些话当然不无道理，写起来也挺方便。只是丝毫也不能反映维吾尔的历史实际，政治事件，前进的步伐，或转换之点。但如完全摒除汉史的朝代或年号等，则“突厥”在汉史上首次出现之日的西魏大统八年（542），唐开成二年（840）回鹘之西迁等属于世界史范畴，表示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大事日期，史学界都已熟悉并已接受的东西，硬性地抹去，孤立地谈问题，对维吾尔史，试问有何建设性的积极意义？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又比附参照，又不完全照搬，沿用史学家业已熟悉并统一的东西，作了这么一些分期断代，和章次：

鄂尔浑时代

维吾尔的西迁（840—）

高昌文学

喀喇汗国时期（10世纪半——1213）

察合台时代（13——15世纪）

纳瓦衣

叶儿羌汗国时代（16——17世纪）

清代维吾尔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19世纪）

这个分法，我在新疆伊犁尼勒克二牧场开突厥学年会时，曾征询过伊不拉音·穆提义、米尔苏里唐两位专家的意见，他们表示赞同。那是好几年前，我的铅印初稿刚出之后，自己也就聊以自慰，认为大的分期上，没有问题，而心安理得了，也许是过早的笑。

二、在修订的过程中，贯穿在整个维吾尔文学里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时刻深深感染着我，这里信手拈几例：

1. “余贤明瞰欲谷，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因为当日突厥民族属于中国也”。（8世纪《瞰欲谷碑》）

2. “李杜诗坛吾欣赏”（唐元和10年815坎曼尔“忆学字”）

3. “以秦国圣哲的至理微言写成”《福乐智慧》（11世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4. “心烦意乱兮，像琴板上缺了弦线，

坐立难安，只因远离祖国的门边”。（18世纪瞿梨里）
爱国主义是一根贯穿在维吾尔文学中的红线。

三、维吾尔、汉族两民族间友好的悠久传统。

远从西魏大统八年（542）突厥“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起，直到阿斯兰时，西域与内地，“道路清谧，行旅如流”，使臣往还，无有虚岁，有时“岁再至”，丝绸大道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

四、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情诗的数量，大得惊人。一部维吾尔文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部爱的历史。这种现象，余初不解，至为骇异。感觉很难处理。厥后在翻译十四世纪哈喇子弥和十八世纪诺比德的格则尔时，始恍然大悟。原来诗人所歌咏的对象，并非真的就是自己的情人，而是指理想中的美好事物，如安拉，祖国，故乡，自由，解放等等。这和汉族的文学传统，如出一辙。屈原歌颂的香草美人，《诗经》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由此以观，一部维族文学史，堪称一部自由颂，或爱之歌。

最后，我还要赘述一句1982年10月，新疆喀什，出了两套维族文学史的资料，自己在这次的修订过程中，也时作参考，未敢掠美，特此提及，以示谢忱，

1987年12月兰州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鲁迅

“当我们把诗人按其家族或氏族加以分类，并追溯他们所继承的前辈时，文学史就出现了。”①

——大卫·尼柯尔·斯密司

“文学史总是明显表现出向系统即结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②

——克劳迪奥·纪廉

①When poets are grouped by families and clans and when their descents are traced, history is coming.

----- David Nichol Smith

②参见《作为系统的文学》(Literature as System)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维吾尔溯源	(1)
维吾尔	(1)
丁零	(2)
高车	(3)
铁勒(敕勒)	(4)
突厥	(5)
突厥汗国的历史	(7)
回纥(回鹘)	(10)
第二章 维吾尔语	(14)
阿尔太语	(14)
匈奴语	(14)
古突厥语	(15)
中古突厥语	(16)
察合台语	(19)
第三章 鄂尔浑时代突厥回纥的碑铭文学	(22)
《敕勒歌》	(22)
刘世清	(23)
8世纪以前突厥人使用什么文字	(24)
突厥文	(24)

古突厥文碑铭	(25)
《阙特勤碑》题记	(28)
叶尼赛鄂尔浑诸突厥文碑铭之意义	(38)
第四章 维吾尔的西迁	(44)
中西史谈回纥西迁	(44)
西迁以前新疆有无回鹘人	(46)
高昌王国	(47)
关于《高昌王世勋碑》	(49)
回教的传入	(50)
高昌的佛经翻译	(51)
僧古沙力突董	(52)
第五章 高昌文学	(59)
高昌的文学	(61)
高昌西部的民间文学	(63)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64)
两个王子的故事	(66)
高昌的作家文学	(68)
法拉比	(69)
西州归顺辽与元之经过	(71)
贯云石	(72)
薛昂夫	(73)
第六章 喀喇汗国时代的维吾尔文学	(74)
葛逻禄汗国	(74)
喀喇汗王朝	(75)
两个问题	(76)

汗国的疆域	(77)
汗国的分裂	(77)
哈吉·优素甫	(78)
《福乐智慧》	(79)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85)
《突厥语大辞典》	(86)
贾玛尔定	(102)
和卓·艾合买提·亚萨味	(103)
艾合默提·本·默合木提·尤格纳克	(105)
阿布都鄂帕尔·本·胡珊因·喀什噶尔	(106)
嘉玛尔·卡尔喜	(106)
依麻底丁·喀什噶尔	(106)
艾德纳尼	(107)
曼赫曼提·撒马儿罕提	(107)
第七章 察合台汗国时代	(108)
历史背景	(108)
察合台王朝	(108)
帖木儿	(109)
帖木儿王朝	(110)
必闻纳识里	(111)
安藏	(112)
八哈石	(112)
拉布古孜	(112)
玉素甫·祖莱哈的故事梗概	(114)
哈喇子弥和他的《爱经》	(116)
杜尔别克	(119)
鲁提斐	(121)

《古丽和诺鲁孜》	(122)
鲁提斐的诗	(123)
阿塔依	(124)
赛卡克	(126)
玉素甫·阿合买提	(129)
赛衣甫·赛拉依	(130)
赛衣提·阿合买提	(130)
阿合默地	(131)
忽珊因·拜喀拉	(132)
第八章 纳瓦衣	(133)
社会背景	(133)
纳瓦衣的生平	(134)
纳瓦衣的著作	(136)
纳瓦衣与维吾尔文学	(169)
阿布尔·阿孜	(170)
明代中亚及新疆地区之形势	(171)
第九章 叶儿羌汗国时代的维吾尔文学	(173)
时代背景	(173)
汗国的疆域	(175)
汗国期间的诗人作家	(176)
麦沃拉纳·胡尔克	(176)
赛衣德	(177)
阿布都热西提	(177)
女诗人音乐家阿芒尼莎	(179)
玉素甫·克底尔罕·叶尔坎地	(179)
阿牙再·希坎斯提	(179)

世事记	(180)
穆罕麦提·苏莱满·鄂里·傅祖里	(182)
第十章 清代维吾尔文学	(183)
时代背景	(183)
赫尔克提	(185)
《爱苦相依》	(186)
巴巴热衣木·曼希热甫	(197)
翟梨里	(198)
诺比德	(202)
穆合麦提·本·阿布都拉·哈拉巴提	(214)
和卓·加罕因·艾尔希	(217)
毛拉·萨里赫	(220)
毛拉·艾兰木·谢赫牙尔·萨拉赫	(223)
《玫瑰与夜莺》	(224)
麦宗·和田尼	(225)
古穆纳木	(226)
艾米尔·胡珊因·色保尔	(229)
穆合满提·沙底克·卡希喀尔	(238)
诺饶孜·阿洪·孜亚依	(242)
毛拉·尼雅孜·阿希克(亦名毛拉·布萨克·尼 雅孜?)	(243)
夏伊拉洪	(245)
毛拉·尼牙孜	(245)
毛拉·穆合麦德·土木儿	(246)
胡珊因·伊本·木萨·塔苏赛	(246)
艾赛里	(247)
鄂衣莱提	(249)

祖木兰提	(250)
第十一章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上）	(252)
时代背景	(252)
阿布都热依木·纳扎尔	(252)
《爱情组诗集》	(253)
坎兰旦儿	(270)
第十二章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下）	(272)
吐尔地·纳孜木·格力比	(272)
沙笛儿·帕尔旺	(273)
艾合买提·夏·卡里卡希	(274)
毛拉·毕拉儿·本·毛拉·玉素甫·纳孜木	(281)
曼季里斯	(290)
毛拉·夏克尔	(291)
毛拉·曼罕曼提·尼雅孜	(295)
毛拉·托合提	(296)
撒里赫·达毛拉·哈奇木·尼札木定·鄂里	(297)
毛拉·赛底克·叶尔羌地	(298)
祖呼尔	(299)
穆罕麦德·格力布·夏赫牙尔	(301)
伊不拉引·麦希胡尔	(301)
海斯莱提	(303)
萨达依·米尔·汉三	(304)
艾合麦提·和卓木·尼雅孜·鄂里	(304)
毛拉·木萨·萨衣拉米	(305)
赛衣提·穆合麦提·艾衣提·穆合麦提·鄂里	(306)
韩斯坦·阿布都拉洪·谢瑞布·阿洪·鄂里	(310)

纳克斯	(312)
胡珊因汗·坦兼理	(312)
曼合穆提·卡瑞	(314)
骨咄禄·哈志·肖克	(315)